



1 4
1555
119



門 14
號 1555
卷 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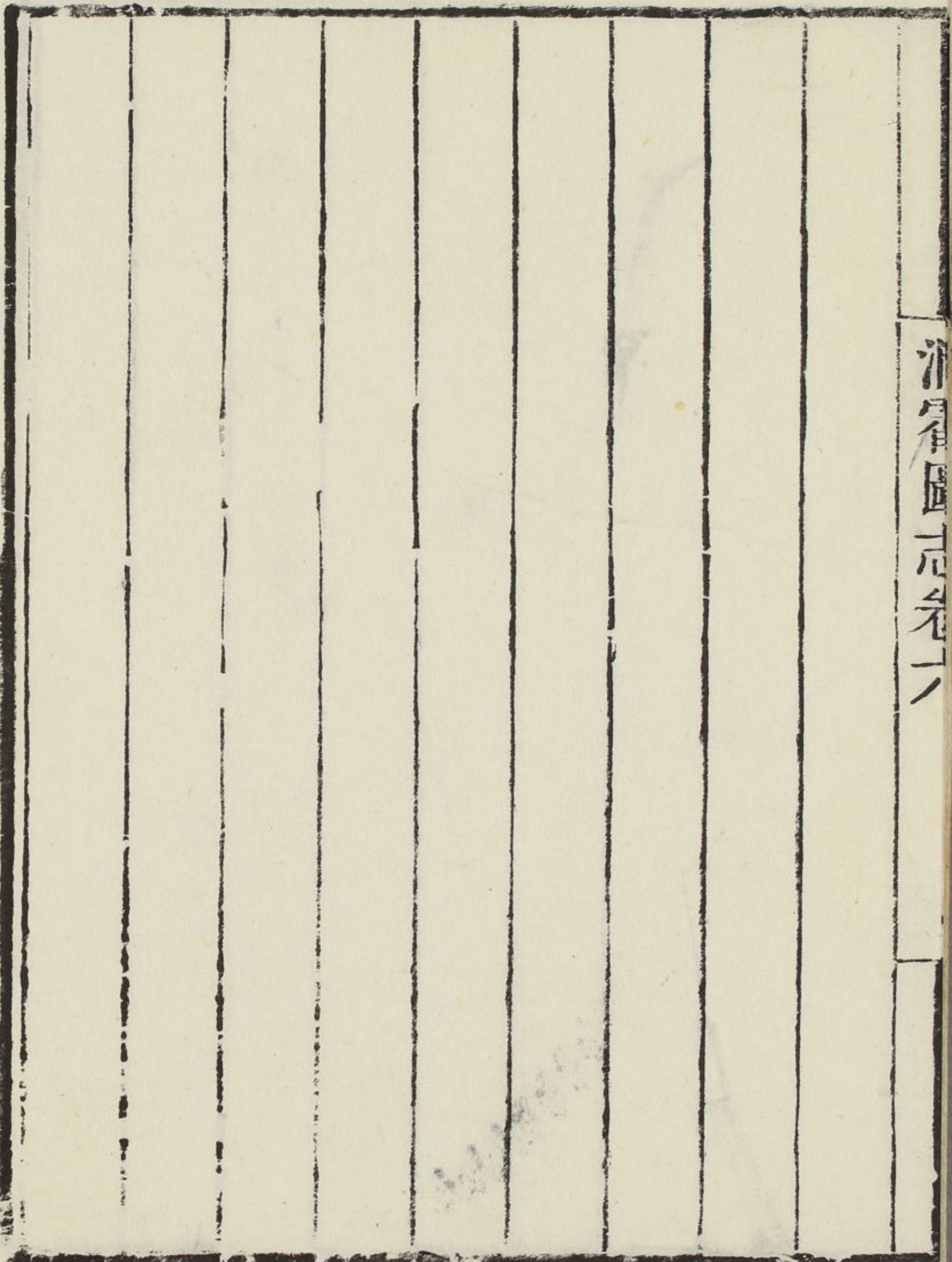
洞霄圖志卷第六

碑記門

本山隱士鄧 牧 牧心編
本山道士孟 宗寶 集虛集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昭

洞霄圖志卷第六



天柱觀記

天柱觀者因山爲名按傳記所載皆云天有八柱其
三在中國一在舒州二在壽陽洎今在餘杭者皆是
也又按道經云天壤之內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
天如國家之有藩府郡縣遞相稟屬其洞天之內自
有日月分精金堂玉室仙官主領考校災祥今天柱
山卽真誥所謂大滌洞天者也內有隧道暗通華陽
林屋皆乘風馭景倏往忽來真蹤杳冥非世俗所測

而況大江之南地兼吳越其峯巒西接兩天眼之龍源次連石鏡之嵐岫東枕浙江之迢派可謂水清山秀兼通大海及諸國往還此外又有東天日西天目及天竺之號得非抗蒼涯於穹昊聳絕壁於雲霄立天爲名以標奇特耳若乃登高遠望則千巖萬壑金碧堆疊龍蟠虎踞靈粹滋孕代生異人非山秀地靈之所鍾襲其孰能與於此乎就中天柱風清氣和土腴泉潔神蛇不螫猛獸能馴自漢武帝酷好神仙標顯靈跡乃於洞口建立宮壇歷代祈禳悉在此處東

晉有郭文舉先生得飛化之道隱居此山羣虎來柔史籍具載乃於蝸廬之次手植三松虬偃鳳翹蒼翠千載今殿前者是也洎大唐創業以玄元皇帝爲祖宗崇尙元風恢張道本天皇大帝握圖御宇授籙探符則有潘先生宏演真源搜訪神境宏道元年奉敕創置天柱觀焉仍以四維之中壁封千步禁彼樵採爲長生之林中宗皇帝玉葉繼昌元關愈闢特賜觀莊一所以給香燈於是臺殿乃似匪人工廊檻而皆疑化出星壇月砌具體而微則有被褐幽人據梧高

士挹澄泉之味息青蘿之陰葉天師法善朱法師君
緒吳天師筠暨天師齊物司馬天師承禎夏侯天師
子雲皆繼踵雲根棲神物表骨騰金鎖名冠瑤編出
爲帝王之師歸作神仙之侶金錯標字翠珉流芳昭
晰具存不俟詳錄其餘三泉合派雙石開扉藥圃新
池古檀書閣各有題品足爲耿光鏐此際蒙聖朝疊
委藩閫綰闔閭之封略統句踐之山河寵極蕭曹榮
兼渾郭炳懷斯地實邇維桑素仰真風備詳前事但
以此觀初置之始本對南方後有朱法師相度地形

改爲北向雖依山勢偏側洞門其洞首陰背陽作道
宮而不可致左右崗壠與地勢以相違背洞門而不
順百靈使清泉卻侵白虎致使觀中寥落難駐賢能
皆爲尊殿背水激衝之所致也乾寧二年鏐因歷覽
山源周遊洞府思報列聖九重之至德兼立三軍百
姓之福庭於是齋醮之餘徧尋地理觀其尊殿基勢
全無起發之由致道流困窮二時而不辦香燈竟歲
而全無醮閱遂抗直表上聞聖聰請上清道士閻丘
方遠與道衆三十餘人主張教跡每年春秋四季爲

國焚修鏐特與舩建殿堂兼移基址山勢有三峯兩乳兼許邁先生丹竈遺跡猶存遂乃添低作平減高爲下改爲甲向是五音第一之方而乃添培乳山卻爲主案尋卽一二年內法主兩霑渥恩道侶益臻常住咸備青牛白鹿堪眠琪樹之陰絳節霓幢不絕星壇之上得不因移山勢而再振元風者哉尋又續發薦章奏闕丘君道業聖上以仙源演慶眞派流輝方瑤水以遊神復華胥而入夢欲闡無爲之教欣聞有道之人敕賜法號爲妙有大師兼加命服雖寒棲帶

索之士不尙寵榮在法橋勸善之門何妨顯赫其次畢法道士鄭茂章生自神州久棲名嶽元機契合負笈俱來鏐幸捐方曠常畱化竹副妙有大師三元八節齋醮同修福旣薦於宗祧惠頗霑於軍俗尋發特表蒙鴻恩繼賜紫衣焚脩於此其大殿之內塑天尊眞人龍虎二君侍衛無闕其次別舩上清精思院爲朝眞念道之方建堂厨乃陳鼎擊鐘之所門廊房砌無不更新天風每獨於庭除地籟時聞於窻戶兼爲親蹤觀額以炫成功非矜八體之能貴立永年之志

妙有大師閻丘君靈芝異稟皓鶴標奇誕德星躔披
霓靈洞朝修虔懇科戒精嚴實紫府之表儀乃清都
之輔弼加以降神之地卽舒州之天柱山也遊方有
志躡屩忘疲自生天柱之前駐修天柱之下察其符
契信不徒然乃此修崇實同搜抉所謂道無不在代
有其人爰自開基至於功畢備仙家之勝槩暢聖祖
之真風遂錄畫圖封章上進奉光化二年十一月二
十七日詔旨敕錢鏐省所奏進重修建天柱觀圖一
面事具悉我國家襲慶仙源遊神道域普天之下靈

跡甚多然自兵革荐興基址多毀况茲幽邃豈暇修
營卿考一境圖經知列聖崇奉親臨勝槩重葺仙居
仍選精慤之流虔備焚修之禮冀承元貺來祐昌期
豈唯觀好事之方抑亦驗愛君之節旣陳章奏披翫
再三嘉歎無已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懿夫地出靈阜天開洞宮三皇之前眞聖非
一莫匪乘虛躡景出有入無雖或挂於傳聞不可知
其名氏皆分洞天而理卽大滌居其一焉天柱觀晉
漢已來迄於唐室修真之士繼躡清塵當四方俶擾

之時見一境希夷之趣今也仙宮嶽立高道雲屯六
時而鐘磬無虛八節之脩齋罔闕有以保國家之景
祚福兩府之蒸黎鏐今統吳越之山河官超極品上
奉宗社次及軍民莫不虔仰神靈遵行大道時也聖
明當代四海皈依忝蒙委以東南封功臣兼頒金券
家山衣錦秉兩道之油幢上承一人倚注之恩次乃
是正眞護持之力玄元至聖崇敬福生大道眞科是
無爲化致乃及身於此合刊貞石用俟後賢時光化
三年七月十五日記

定亂安國功臣鎮海鎮東兩軍節度使浙江東西等
道觀察措置營田招討安撫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
發運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使持節
都督杭越等州諸軍事兼杭越兩州刺史上柱國彭
城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二百戶錢鏐

天柱觀碣

太史公稱大荒之內名山五千其在中國有五嶽作
鎮羅浮枯蒼輩十山爲之佐命其餘不可詳載粵天
柱之號潛霍及此三峯一稱矣蓋以其下擢地紀上

承天維中函洞府之謂豈唯蘊金碧宅靈仙所貴與
雲雨潤萬物也自餘杭郭泝溪十里登陸而南弄潺
湲入崢嶸幽徑窈窕纒越千步忽巖勢卻倚襟領環
揜而清宮闢焉於是傍訊有識稽諸實錄乃知昔高
士鄧文舉創隱於茲以雲林爲家遂長往不復元和
貫於異類猛獸爲之馴擾晉書逸人傳具紀其事可
略而言自先生闕景潛昇而遺廟斯立暨我唐宏道
元祀因廣仙跡爲天柱之觀有五洞相鄰得其名者
謂之大滌雖寥邃莫測蓋與林屋華陽密通太帝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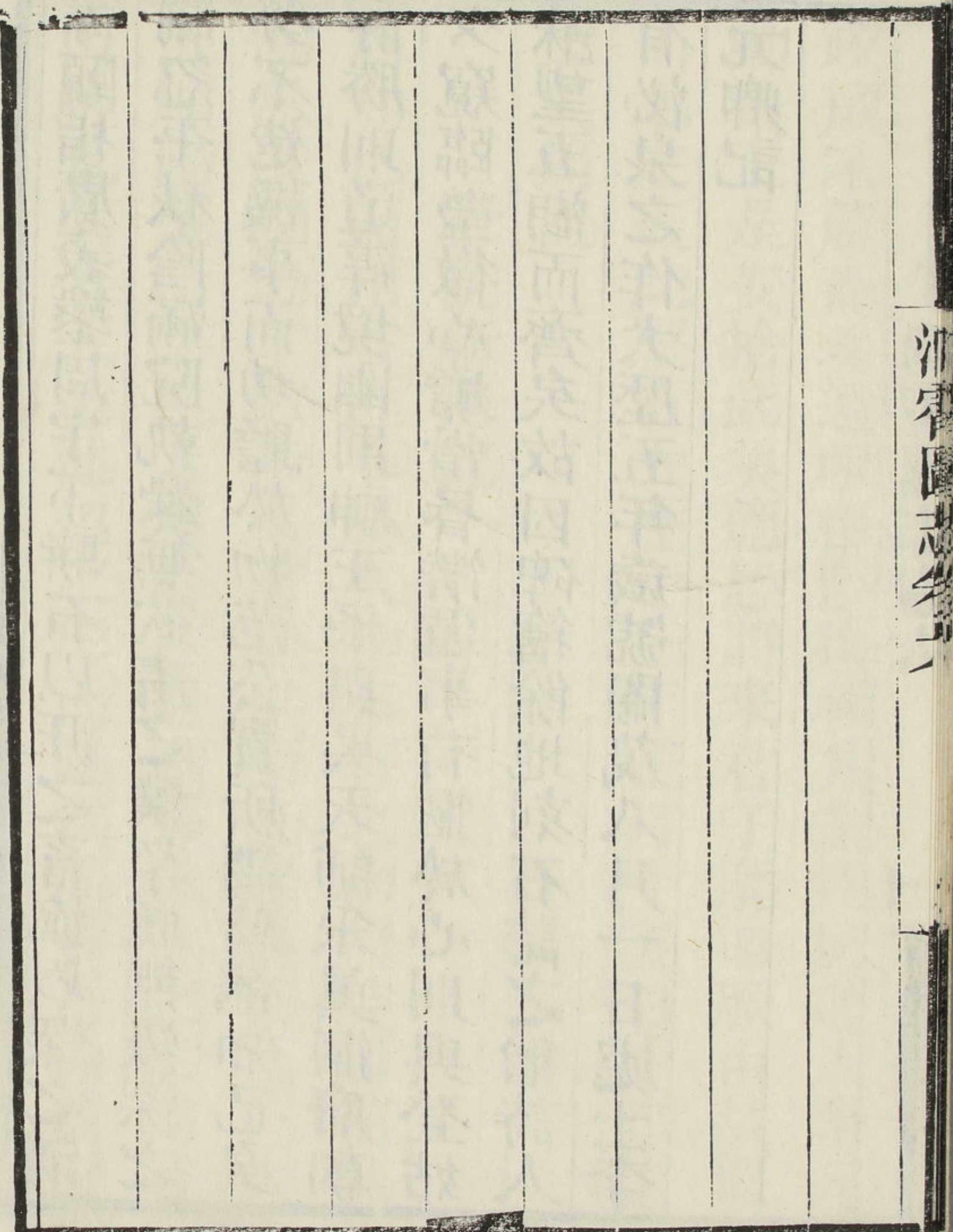
宮耳爰有三泉二漈一濫殊源合派水旱不易擁爲
曲池縈照軒宇夏寒而辨沙礫冬溫而冒萍藻旣漱
而飲之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土無沮洳風不飄
厲故棲遲者心暢而壽永磐礴紆奧氣淳境美虎不
搏蛇不螫而況於人乎正觀初有許先生曰邁懷道
就閒薦召不起後有道士張整葉法善朱君緒司馬
子微暨齊物夏侯子雲皆爲高流或遊或居窮年忘
返寶應中羣寇蟻聚焚蕪城邑蕩然煨燼唯此獨存
非神靈扶持曷以臻是州牧相里造縣宰范愔化洽

政成不嚴而理遺氓憬附復輯其業筠與逸人李元卿樂土是安捨此奚適恐將來君子靡昭厥由故覈而志之表此堅石大歷十三年正月十五日中嶽道士吳筠記

廚院新池記

遇知己而用者匪唯於人物亦有之初廚院因前池餘派浸潤坳堂數步及雷纜供廚飪滌器而已邑大夫順陽范愔跡累人羣心在遐曠每休沐之暇訪道山林見其有天造池沼之形而隧爲溝竇乃命黃冠

等頤指廣袤鑿周宇下駢石以涯之畜流以深之清瀾忽平秋陰滿院執爨無欲清之僕挈瓶無汲深之勞不造機事而功贍於物范公實所謂新池知己矣靜勝則道淳境幽則神王子與吳天師采真洞府朝夕窺臨瑩徹心膽滑昏潛遁事苟愜於心則與登姑蘇望五湖而齊矣故因碑籀餘地刻石誌之猶詩人有泌泉之作大歷五年歲號闍茂八月一日處士李元卿記



宋

洞霄宮碑

造化之初昆侖秀薄一氣既分天積氣於上地積塊於下明為日月幽為鬼神聚為山嶽海瀆散為萬物萬物之至靈為人人之至靈為聖哲為僊真而道為天地萬物之宗幽明鉅細之統此處羲黃帝老子所以握乾坤司變化也其書為易六十四卦道德五千言陰符度人西昇生神之經列御寇莊周關尹喜之書其學者必謝去世俗練精積神棲於名山喬嶽略

與吾教弗類而篤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堯舜周公孔子遺書無異則正吾教之大指也臨安府洞霄舊名天柱觀在大滌洞天之下蓋學黃老者之所廬其來久矣至我宋遂與嵩山崇福獨爲天下宮觀之首以寵輔相大臣之去位者亦以提舉洞霄超拜左相者則其地望之重殆與昭應景靈醴泉萬壽太一神霄寶籙爲比他莫敢望在真宗皇帝時始制詔改宮名賜仁和縣田十有五頃以奉齋醮悉除其租賦至政和閒宮以歷歲久穿壞漫漶徽宗皇帝降度

牒三百命兩浙轉運司復興葺之歲度童子一人爲道士建炎中又廢於兵火高宗皇帝中興大業聞之當宁歎息迺紹興二十五年以皇太后之命建昊天殿鐘經二閣表以崇閣繚以脩廡費出慈寧宮梓匠工役具於修內步軍司中使臨護犒賜狎至旣不以命有司而山麓之民亦晏然不知有役一旦告成金碧之麗光照林谷鐘磬之作聲摩雲霄見者疑其天降地涌而神運鬼輸也可謂盛矣及上脫屣萬幾頤神物表迺以乾道二年自德壽宮行幸山中駐蹕累

日敕太官進蔬饌親御翰墨書度人經以賜自有天地卽有此山殊尤之迹今迺創見慶元六年九月廿二光大師宮都監潘三華與知宮事高守中同知宮事水丘居仁以告游曰願有紀以爲無窮之傳游以疾未能屬藁同知宮事王思明及其徒李知柔踵至以請會游被命紬史又不克成嘉泰三年四月史成奏御乃能叙載本末如此且作銘曰

在宋祥符帝錫島書迺作昭應比隆河圖元豐景靈列聖攸居元祐上清以祝帝儲祕宇煌煌

煥於天衢徽祖神霄誕彌九區迨我高皇省方東吳睠言天柱鎮茲行都警蹕來臨神明翊扶乃御幄殿穆清齋居天日覆照雨露涵濡迄今遺民泣望屬車三聖嗣興光照聖謨千礎之宮騫騰太虛傑閣鴻鐘震於江湖肆作誦詩億載不渝

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兼祕書監陸游撰并書丹題額開禧元年歲在乙丑四月望日同知宮事王思明知宮事水

上居仁住持都監兼通明殿焚脩高守中立石

洪鐘記

聖天子握符御極敬天愛民遇雨暘稍愆禱於羣望所至感格其靈績最彰者則杭之大滌也是山居洞天三十有四爲天柱福地距行都三舍御前崇奉有年矣宮宇宏壯獨闕巨鐘使命絡繹奏聞上思所以揭虔表靈迺紹定己丑病月丁亥有旨命鑄仲秋己未告成夫山川流峙雲氣出沒明神所以代化工而施利澤也竄棟橫空鴻音徹漢聖天子所以鎮名山

而昭丕貺也神有顯功上有厚報此殊庭盛事可無紀乎載攷圖籍唐大歷中有神應鐘台之黃巖因禱旱醜德鄉人每以驗晴雨經建炎煨燼聲弗逮初開禧邊帥畢再遇於淮泗獲景靈舊鐘漕臣黃犖求寘之大滌亦旣昇止然物久則弊剝極宜復其革故鼎新必須時應數邇者宸命旣頒幣出內帑工擇國良賜度牒以資其費融兼金以美其質衆橐一鼓大器立就其形不侈不弁不厚不薄其聲不石不播不柝不鬱鐘成樓亦加肆殆時數之偶歟近臣劉世亨承

命庀事盡畫宜勞圖形以進天顏闔懌猗歟盛哉聖
天子嘉惠名山與先朝賜田臨幸匹休於無窮矣夫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鐘器也而道寓
焉儻能因器以求道則銷去鑛錯保合粹和內明外
寂力到功深窮邃徑於華陽侍宸遊於月殿服猛獸
於巖前藏金丹於箬下自然山川呈瑞神物薦休鳳
鳴高崗龍蛻幽穴清泉沸井祥光燭天所謂地靈人
傑豈昔有而今無邪無已則澄神寡慾體道修真庶
幾善人以多嘉祥自應兩可請暘可祈尚無負於清

朝欽崇之意乃若聽考擊於晨暮昭報稱於熏脩祝
聖壽而保皇圖與洞天福地同其長久者又不待言
喻也朝議大夫權尚書刑部侍郎兼同脩國史實錄
院同脩撰兼侍講曹叔遠撰并書朝奉郎行祕書郎
兼吳王益王府教授池聖夫題蓋拱衛大夫保康軍
承宣使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兼國史實錄院都大提
舉諸司主管講筵所主管往來國信所同提點皇城
司提點資善堂提點內軍器庫所提領延祥觀兼提
舉洞霄宮

昊天殿祥符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劉世亨奉旨監鑄同知宮事胡道樞知宮事王大年特賜沖妙大師住持都監兼主管

昊天殿焚脩龔大明立石

檀越施田記

洞霄距行闕三舍而近翠華臨幸舊德典領廷綏寺貂縹禱芻午望出璇臺珍館之右星冠羽衣來游來處常不翅數百千指九霞八景晴霏溼翠朝攬夕挹充然自得而主其徒者每皇皇懼無央數衆之弗克

瞻唐中葉嘗賜觀莊田一所國初錢氏藩以歸有司祥符中賜仁和田十有五頃除其租紹興初通明殿於宮之東偏又歲有常餼以給齋祭列聖涵育之恩至矣賜田中更多故僅存隙瘠歲八不足支數月都監宮事龔大明語其徒王思明王大年前是住山潘君三華尙能斥橐裝買曹橋田以繼粟吾徒可坐視寬鄉上腴大家腐陳句彼有餘補吾不足庶幾我疇我耕我庾我積以裕我後之人怡聲勸相堅力經度其志卒以酬畏壘既壤姑射且熟鼓腹升平稽首萬

壽欲與是山相爲無窮來諗余爲記夫道行乎天地之間日用飲食何者非道先王以是生養天下一夫授田百畝于耜築場有其時糾笠趙縛有其具堅好穎粟春榆釋烝有其成牆屋有桑疆畦有瓜蔬柵有雞豚沼有魚鼈身勤於所養心安於所止一毫無待於人此王道所以爲盛也世降道裂食非其力者所在皆是而爲老氏之學者以清淨無爲爲宗須於人者狹雖名山藏室大洞殊庭號稱海內之望亦往往微常產以自殖其教然也於其教清淨無爲之中而

能謀長以殖其衆可不謂難乎雖然樂與飢渴客止道澹乎其無味心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而用之不可既爾師之說然也繼今不以口體爲心害宜有進乎澹而無味者余家天目之陽去天柱爲近閒嘗分半席叩之施者生有所心有薦其姓氏畝石竝附見碑陰云寶慶元年三月且日朝奉郎行祕書郎洪咨夔記并書朝散郎將作少監兼權禮部郎官兼魏惠憲王府教授鍾震題蓋知宮事王大年冲妙大師住持都監龔大明立石

演教堂記

盤古開闢宇宙天先成而地後定故都天之號柱於八極者三不周以北存而勿論可也惟燔山之東杭山之南積氣溫厚有雙柱峙焉以其上通太微之室故曰洞天以其中伏三辰之根故曰天柱道家者流好言天與帝而不以地對蓋維持主宰者在上地不過承之而已洞霄舊號天柱觀而演教堂則又接天柱之乳而流出道德者也先是堂列大門外傳者曰神營化造不類目巧之室殆未可知也後遭兵燬夏

創於正殿後紹興肇其迹開禧與其宇端平又峻其基室虛而白楹廣而閑雌霓抱梁陽馬承偏堂之背疊石作嚙曰聚仙亭翼步欄而上曰方丈室耽耽乎廣廈真可談混元論黃虞矣矧惟我高宗皇帝曾手書度人經以鎮清真之場孝宗皇帝御製古澗松詩以尊不老之道玉字扁於寧考金錢錫於慈皇今主上又敕命沖妙師大明董集斯事列聖修道崇教何其盛也堂甫成大明羽化而師孫處道與監宮大年及大欽述師之志綜其本末求記於潼川吳泳泳曰

汝知所謂堂者因教而有堂耶所謂教者因堂而有教耶向者堂弊教亦弊耶今者堂新教亦新耶吾與子言堂有成壞而教無新故仙聖之所重惟教耳然聖人以身教也真人以神聽也以身教故不悅道之華以神聽故不逐言之迹今營一畝之宮築環堵之室既勤樸斲又塗墍茨輪焉奐焉惟欲其美而身有玉廬心有絳宮脾有黃室肺有皓庭面有赤宅耳有三門喉有十二樓兩眉有紫戶青房七竅有金關玉鑰皆自己之堂也而不能燬也指三洞十二部爲教

母綜五筭七千笈爲道樞勃勃旋於珠口團團走於環中便以口之所授爲演妙耳之所聞爲證真而自有此山以來陰陽之浸昏曉之割日月之相觸雲雷之相盪飄風暴雨卒斂於無彫煙縷霞復歸於朴鳥啼而林幽則動中有靜龍蟄而霧滃則寂中有感變通而爲四序流形而爲品物不宰之宰不神之神皆自然之教也而莫之悟也處道曰若爾吾記則歷劫以至於今千聖之戶庭荒矣雖然吾復爲子通之老氏之學根以清靜虛明行以慈儉忠孝其無爲也無

不爲也近於易不爭也莫之爭也近於謨谷神之說
近於虛受嬰兒之喻近於若保脩養而引年近於祈
天永命真誥謂性與道合由道之體近於中庸王子
謂一氣孔神於中夜存近於孟子若夫淮南原道之
極至於和與性使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
子不孤婦人不孀獸胎不殞鳥卵不殞則又吾孔門
家法也作是堂已玉眸洗洗豈無望道而欲見者倘
能味法如蜜調心如弦滌神識如鏡爲善無近名爲
學不躡等雖有拱璧駟馬不能易吾進道之心則聖

真在己不必問鄰矣霞子研之哉雲孫瑩之哉淳祐
三年七月旣望寶章閣學士朝請大夫提舉隆興府
玉隆萬壽宮中江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賜紫金魚
袋吳泳記端明殿學士朝請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
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黃巖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
食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杜範書端明殿學士宣
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同提舉編脩
經武要略同提舉編脩敕令臨邛縣開國侯實邑一
千五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高定子篆蓋

靈濟大師同知宮事孫處道靈一大師知宮事貝大
欽沖素大師住持都監兼通明殿焚修王大年立石

東陽樓記

余曩登平都山訪濂溪周子舊遊亂碑中得小片周
子題兩絕句點畫勁正猶存溫厲之氣官合陽時筆
也其一詠陰仙丹訣云始觀丹訣信希夷蓋得陰陽
造化機子自母生能致立精神合後更知微又從山
中人得觀丹訣一篇二十年閒往來於心未忘也先
墓在餘杭廬居山中數遊洞霄道藏寫本甚真山廬

無事時得假借無何閱之徧則知丹訣所云周子一
言蔽之矣宮殿都監貝其姓大欽其名餘杭人賜號
靈一作小樓寮中不侈不約可詩可觴愛其翼然於
塵外也與客造焉請名適朝陽出高崗之上因作東
陽樓三字遺之摘陰仙訣中語也今又十餘年矣丹
訣則已忘之惟周子詩中之意炯然心目靈一之孫
守一囑如圭來言曰靈一年八十六而卒願得向者
名樓之義以發其幽光余曰乾元陽神吾資以始坤
元陰精吾資以生元一也而分二體於是有尊卑有

洞霄圖志卷六
貴賤以尊卑言則先乾而後坤尊當在先也以貴賤
言則先陰而後陽貴當居後也既有先後則有嗑有
睽有同有訟不得而齊焉不齊則離離去爲變相保
則合合爲大和物生於和死於變精神合一卽日月
合一日月合一卽乾坤之元復爲一此天地之正道
萬物之公理聖人以是制爲禮樂達之天下禮無往
而不來樂無進而不返斯道也在人或識其大或識
其小未嘗墜也周衰道微四代禮樂之數掌於柱下
史乃或取之以養其生雖然禮樂者大和之器也所

以建天地溥萬物非有我之所得私也私之者小之
也知廣而充之則大矣是故一物有盡而萬物無終
一身有終而萬人無盡萬人無盡卽我之無盡矣又
何人已之分靈一以壽終矣四海之內一視而同其
未死者皆靈一也不與天地同長久乎平都煙塵蒼
莽石刻之存者幾希由是以志諸洞霄尙不泯乎儒
先之遺意不亦可哉咸淳元年中春資政殿學士宣
奉大夫眉山陽棟記并書光祿大夫參知政事姚希
得篆蓋

洞霄宮莊田記

鼎著養賢之象凡學先王之道者皆有養也自釋氏老子之教興學其學者莫不待養於公上豐其廬擬於校庠序食其人優於俊造秀是於古養賢之義合乎否邪老子之道黃帝之道也義黃繼天立極肇明倫紀循天理之自然以爲教因人心之本然以爲治無爲而無不爲也老子生於周之叔世覩當時文弊之極思返之淳古之上故其爲教本禮而尚德其爲學務主靜守一以求之於內要其成就合於聖人誠

之無爲非詭流俗以自異者也自漢人以黃老名家儒者病之至於今以異端見稱夫豈知黃帝之道傳爲老子之學與堯舜同稱之異端過矣我理皇游情六藝傍通百家之書嘗有契於神清之旨故遇老氏獨厚爲其近於儒也洞霄爲天下第一自祥符已有錫田淳祐間上特出內府度道士牒賜本宮俾易爲緡益市常產以裨贍用之乏奎畫昭回焜耀於九鎖之下住山孫君處道仰承天寵治田義興之野罄已資合羣力經度土功再更寒暑疆畝乃備則常豐莊

是也寶祐間尋被特旨撥賜長興田之在荻川者孫君復率其徒墾闢荒穢久乃就緒而朝命有嚴俾歸其產於蒲澤之暴更以烏程歸安二縣官田申錫本宮後先五年重施程績費用億秭乃克登粟我庾以潰於成則萬年莊是也杭人相與言昔歲資儲屢空宮衆百數弗克贍自二莊既成羽衣黃冠之士來游來歌不遠千里食者倍蓰於昔而資用不竭是雖上恩衣被而孫君師弟子堅苦不倦瘠已裕人其功不可沒也叶贊其事則有王君大年貝君大欽皆眉

皓首年八九十道岸蕭散與孫君爲山中三老松間石上人望而見者以爲神仙人子猶及識之今皆衰謝其所建置成就自當與此山相爲不朽住山郎公道一慨孫君創締之艱勤末茲翁爲之記俾後有考謹不敢辭然念聖人之養賢與賢者之自爲養實交致而竝舉上遇老氏甚厚學爲老氏者當知所以自養食焉而思知其學所以同於堯舜母以異端自處而以聖道自期夫然後無負聖皇尊禮老氏之意云咸淳九年六月吉日朝奉大夫直寶謨閣知鎮江軍

府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家鉉翁記朝議大
夫軍器監兼左曹郎中劉叔子書宣教郎守祕書省
著作佐郎兼權樞密院編修官兼權侍右郎官兼崇
政殿說書余安裕題蓋輔教大師同知宮事吳處仁
凝神大師知宮事朱特立通妙大師住持都監兼通
明殿焚脩郎道一立石

棲真洞神光記

紹定辛卯孟夏郎官楊公彥瞻游九鎖山幽巖邃谷
無所不歷二十有一日至棲真洞登東西兩臺洞絕

頂故有若華蓋者方舉火燭之忽神光發東臺上圓
如滿月青白相半升華蓋而止火爲奪明良久乃散
觀者驚異公顧問偕行羽衆是何祥邪思明對曰嘻
二百二十餘年矣在祥符間國家崇尚元教淵漕使
陳文惠公率官屬有禱於大滌洞維時洞中出現是
光照耀林麓文惠公表奏朝廷詔旨褒嘉始改洞霄
宮額而扁亭祥光爲十代盛典方今元教之盛不異
祥符公以勲舊子孫歷官郎署名位德望豈出文惠
公下兩洞神光皆有爲而發非偶然者公憮然曰子

何人敢望文惠公哉休徵之來偶相符契然不敢上負洞天之靈乃捐金買田若干以助齋庖以荅神貺嗚呼洞天自漢元封彰神顯異何代無之謹以身所親見感動當世者刻著於石使來者有攷且無忘揚公之德公名伯岳彥瞻其字和武恭王孫好善忘勢不異儒家子時有東臺仙子許參元滿月光明現大千句畱題山中紹定五年夏至日當山道士元素大師王思明記同知宮事胡道樞知宮事王大年沖妙大師住持都監兼通明殿焚修龔大明立石

沖天觀記

洞霄知宮靈濟通真大師孫處道興起宮事既勤既備乃卜基於安吉之青坡初作上清道院都監演教大師龔文煥式克冑堂拓舊而新殿廡整比丹碧岌業復以沖天觀赦額請於朝既又獲省符視御前宮觀悉免科役俾其徒周允和主之遂為茗霄閒一大奇觀乃介王道州洵謁文於予予聞吳興號水晶宮其山川清曠宜有高人逸士如昔者桑苧翁元真子之徒往往猶未見也二君經始棟宇以崇其教以淑

其徒或者前所謂高人逸士庶幾其亦來游乎道家者流其初出於傲世矯俗老莊列子是已司馬父子始推儒者納諸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不曰堯舜道心孔曾道學固儒者所謂道也然而章句爲工青紫爲志專門名家甲詆乙排子長誠漢人也知漢儒而已今天下儒道之盛彰彰明矣視國事猶家視人猶已視孫君龔君之皇皇懇懇方洞霄整辦之餘又爲沖天開山焦心勞身無所爲而爲之者其幾何人漢儒其又可訾邪此之不爲而彼之有立予所爲嘸焉寤

歎也使二君而歸於儒其亦能有立邪因爲之歌以訊之噫胡爲兮山水幽青坡上下兮茗霅交流芙蓉衣兮蘭珮青精爲飯兮瓊麋爲羞致虛極兮靜篤眇外物兮焉求澹和風兮扇春嘯璧月兮皓秋八極兮一息神光爛兮斗牛歷萬劫兮不泯遺天下兮忘憂飛仙兮何許慈愍兮虛柔定非閉固兮絕物私一已兮身謀天門兮虎符上帝有命兮汎掃九州時清平兮可仕招隱君兮毋彼畱咸淳九年癸酉歲上巳日承事郎祕書省校書郎兼權樞密院編修官兼崇政

殿說書余安裕記中奉大夫新除起居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文復之書中大夫權尙書工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兼侍講高斯得篆額養素大師監觀沈多福廣妙大師同知觀事周國壽輔元大師知觀事張真嗣妙有大師開山住持管轄周允和立石

洞晨觀記

餘杭洞晨觀蓋洞霄宮流派也前面玉几側挾安樂山茗溪支港環出其後故爲邑人陳季卿居傳記所

載季卿遇終南山仙翁以竹葉爲舟者洞霄宮都監貝靈一得而愛之開建觀宇凡殿閣堂廡庖湑諸舍色色具備風瓢雨笠來游來居咸得其所歲癸亥請於禮部錫今額命其徒貝守一開山主領自甲乙徐應庚繼之端明洪公壽尹京復爲表奏本宮古例悉免科役迨今三傳矣塗旣丹腹歲有增益迄爲名山先是靈一以餘杭至洞霄十有八里山路嘔嶽行者以爲病乃捐己貲築塘鑿石闢成坦塗車馬之往來便之復營接待使有息肩地用心可謂仁矣謹

按東南名山若句曲武夷桐柏之魁岸奇秀皆諸宮觀羅列形勝各有所分無得專美而洞霄發源天目蘊爲洞天福地大滌天柱諸山所融結環抱者止於一區故其源深流長本大枝茂若宮若觀若道院支分派別遠近咸有羽流之盛足擬一中郡國家優異恩數非他處敢望主席必循序遷不得僥倖有得至焉亦皆老成重厚深閱世故者是以元風日振代不乏人靈一往矣行路稱思其功所謂死而不亡者哉靈一蓋穆陵賜號其名大欽咸淳甲戌日南至朝散

郎尙書吏部員外郎兼權右司華陽宇文十朋記并書寶謨閣直學士中奉大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主管勸農使龍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陳存象蓋元素大師知觀事陳敬雷靖逸大師管轄住持觀事貝如圭立石

洞霄宮昊天殿上梁文

上穹昭格端景命於皇朝時御博臨迓殊祥於福地爰體清都之制肆承法展之光惟天柱之一峯闕仙家於九鎖韶奏下雲霄之響真游仰鸞鶴之翔夙高

清淨之風茲劇欽崇之典用榮輪奐以傳休明恭惟
今上皇帝陛下德駿道隆功成治定珍符時介荷顯
賜於蒼規至養日崇罄宸誠於天闡皇太后殿下裊
身勤約造道精微省法官玉食之榮嚴洞府璇儀之
奉皇后殿下肅端坤厚光配乾純躬淑則以欽承履
柔謙而昭事今則庶工云集華締將周協和氣以氤
氲擁歡聲而雜還綠槐丹桂分霽色於仙班瓊鉞霓
旌候祥飈於紫闥願彤善頌式舉脩梁 東一派
寒泉九鎖通夜半風回知帝力仙巖畱得翠玲瓏

西洞口祥風跨紫霓千里華陽通闕道紅葩碧草映
輪蹄 南天柱峯高擁翠嵐陞舞胎仙聞撫掌跳珠
濺璧起澄潭 北大滌洞宮天北極中有真人養聖
胎霜壇夜款神仙域 上麗日葱曠浮曉望朝退羣
仙輦路寒迢迢碧落開重嶂 下茗水縈回周四野
瑞木重榮綠蔭高金鞭玉轡來風馬 伏願上梁以
後福萃清躬慶扶亨運震承離繼昌聖壽於縣縣地
久天長奉慈闈於永永荅時邁高明之眷藹思齊雝
肅之音凡我含生齊歸洪造紹興二十五年八月石

室隱士陸維之撰

演教堂揭扁法語

洞霄大滌扈神京玉珮金璫會百靈天柱一尖凌碧
落雲關九鎖疊蒼屏前峯後峯煙漠漠東洞西洞風
泠泠見說坡仙詩墨在約君同坐翠蛟亭 客入洞
門清涵山骨寒層青未了古洞綠依然瀑布泉邊玉
葉風摩千歲草雲根石畔金莖露滉萬年芝我將喚
起閻丘元同而更相招司馬承正左攀郭文舉右拍
許遠遊陟天壇訪石室入藥圃謁草堂同登來賢巖

去尋無骨箸萬杉鎖斷紅塵影三逕寒凝碧瑤瑤實
風雷飛伏之都乃龍神校閱之所所以翠華南幸有
巖香火之欽崇紫館西峩以待公台之均逸借有金
龍玉簡之典今存青詞朱表之儀列聖所共晉神當
今尤甚加禮今之日風和鸞喜水暖花香奉使國師
寧國侍晨真人面承綸旨大滌蕝真都錄管轄上官
侍晨鑿義知宮馮君隨舳舨乘協翊天馨來止仙都
適丁盛事歲在丁丑宸翰演教堂三大字以賜住山
沖妙大師龔大明越今五春方圓扁揭可謂鳳翥龍

翔蛟騰虎躍奎躔璀璨雲漢昭回有茲鐵畫銀鉤宣
示金填玉鏤光映草木榮溢煙霞以吾教之常興與
名山之不朽方玉燭應天之日政金真演教之時頃
者山中慶成法堂獲此御墨雲霓煙桷上跨寒空月
礎星塼妙爲法窟何異騫林之境宜安玉局之牀闡
三洞四輔之微敷八極九清之妙此牌旣揭日月同
明此話不誣人天孚照大衆且道揭牌一句如何讚
祝 九峯雲靜仁天廣 五洞風清化日長 嘉定
十年辛巳二月道士白玉蟾撰

舊真境錄後序

右大滌真境錄道士唐子霞撰予借觀愛其善叙事
而知宮金凝妙副宮吳觀妙誘予是正予頗附益以
所遺而郭文舉遺跡徧於三邑吳正節煉度於西麓
期限應啓閭丘君正容以悟物使羅隱卒保終吉皆
予特表發之所庶爲全書然予觀茅山晉宋以前流
傳蓋寡自陶公游之以爲欲界之仙都又得楊許衆
真遺墨誤次真誥而山之神蘊皆露故使人望之則
易仙童初太无之府彷彿在目自餘洞天猶寂寂也

今唐子所識既勤且博矣而金堂玉室宮府曲折猶恨未備昔王逸少嘗記許遠遊之言以爲傳頗開其端矣蓋自此地而南達於山陰想像其閒巖扉礪戶得道不死者接迹而洞臺便開神真游處宜有巨麗駭目洞心之觀過三茅遠矣建安中左元放齋戒三月入華陽洞周旋其中經年而出歎曰不圖天下復有如此之異然茅山之顯卒因陶公而不因元放也世傳閻丘君入大滌從華陽而歸亦止稱其異而不著之於書大凡得游履者心知而不言世之欲傳者

又未嘗得游而難言故洞天之境率多晦而少顯勿遂謂羽襪無人也倘幽人勝士追蹤左許閻丘之逸軌足殊庭而日仙子者幸無惜詳言之使此境盡露此書大備而學道希生者從而勉勵焉亦至人之用心也宣和五年四月餘杭縣丞吳興成無玷序

此圖為《洞霄圖志》卷六之內容，因文字過於模糊，無法辨識其具體內容。

國朝

重建洞霄宮記

道爲三極之祖大包宇宙而不見其外細入毫粟而不見其內生陽生陰神鬼神帝陶鑄千聖橐籥萬象不見其跡是故莫大乎天地此道攬拄乎天地莫幽乎山川此道充塞乎山川道即理理即太極太極本無極攬拄乎其上無一瞬之或息故曰天柱充塞乎其中無一隙之不周故曰洞天嗚呼爲天柱洞天之說者其知道乎

其至人示以至道之精衆妙之門乎夫天有形
道無體以無攝有誰爲之耶天至大洞至小以
小納大誰司之邪天柱卽大易統天立天之象
老氏天地得一清寧之旨洞天卽大易天在山
中之象老氏谷得一以盈之意無疑矣夷攷往
謀女媧氏斷鼇足以立四極非鼇也道也天柱
之喻也元始坐浮黎寶珠十方天神悉入其間
何神也道也洞天之喻也餘杭大滌山洞霄宮
爲三十六洞天之一與舒州壽陽天柱爲三金

堂玉室上通太微奇異神秀不可殫紀漢武立
館候神歷晉暨唐以至宋世累朝禮奉深謹代
生高人主張斯道咸淳甲戌臘月不戒于火千
礎皆灰會世運更革歸化

聖朝山中諸老合力營之旣底於成爲力勤矣至元
甲申六月鬱攸浣作一夕復盡四衆環視於邑
太息提點宮事一山郎公如山提舉宮事桂林
舒公元一敏毅介特人也不沮不懼宣言於衆
曰吾將新之取木他山運粟他所叶心集思鳩

工度材先建庖帑乃築大殿以及餘屋元貞乙未之三月壬子告成金碧瑰麗照映林谷神運鬼工殆不是過

朝家欽崇護持視昔有加既成囑予爲記予辭不可已而告之曰洞有天天有柱吾言於前矣天中有天盍終言之夫天中之天上極無上是爲三境境雖三清則一也又三其三爲九名雖九清則一也學道之人煉陽消陰朝夕存存以我之清同造物之清清乎清乎超萬形而不壞者乎

遂筆之記元貞元年歲次乙未九月乙亥前端明殿學士中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家鉉翁記翰林直學士奉訓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張伯淳書資德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右丞馬紹題額清修養素冲妙法師副知宮事沈多福真常洞微守正法師副知宮事李元綱清脩明素冲道法師教門高士提舉住持兼管木山諸宮觀事舒元一體元崇教安道法師住持提點兼管本山諸宮觀事郎如山立

石

昊天閣記

太極之動生陽之靜生陰陽輕清上為天日月星辰雷電風雨麗焉陰重濁下為地丘陵山岳川澤江海麗焉陽變陰化其氣沖和則為人其兩閒莫不有主宰焉者其惟

昊天玉皇上帝陛下位三極之尊御萬有之衆凡天地所以覆載日月所以照臨星辰所以運行雷電風雨所以溥激蕩沃丘陵山岳之所以鬱盤

所以流浸生人之類所以相生相養萬古而不息孰知乎帝力哉道經載天地之內自十大洞天外復有洞天三十六所仙官所領為天帝下府今大滌元蓋洞天其二十有四也自漢元封建壇祈禱歷晉逮唐異人代出更為天柱觀宋祥符閒又更為洞霄宮舊誌所載地望之重與嵩山崇福竝為天下宮觀稱首信矣寥寥二千餘年興廢不一而自歲甲戌迄於甲申十一年閒再厄天變遂館層樓化為飛埃土木之興難

矣故自大殿東西廡齋庫兩堂外力不暇給若
三門若諸祠宇悉山中耆老分任管攝而相成
昊天閣者今住山清脩明素冲道法師舒公元一清
脩養素冲妙法師沈公多福也是閣緣四山會
屹然大殿東高七十餘丈廣五楹鼓翼聳飛壯
觀形勝昔所未有是雖妙有元真渺渺乎罡風
灑氣之表然神化無方何所弗至遐想鈞天廣
樂宴遊玉京顧瞻下府乃有前居延奉若是之
盛者其必爲皇靈所眷矣人之身神在泥丸猶

昊天也黃庭中虛猶所謂洞天帝之下府也使中虛
之地吾神來舍是一身太平久之必仙使高高
在上者容光下燭豈不能祈

天永命爲 國家太平地哉是閣之建所繫甚重副
宮事高公會辰都監宮事金公常清咸與有力
宜書大德六年壬寅十二月望日錢塘鄧牧記

超然館記

歲壬寅秋余自越西游大滌客超然館燕坐一
室若將久焉或曰大滌天下名山子天下名人

也以名人客名山固宜然子十年閒乃五六西
坐席未煖又翛然而東白髮垂耳漫浪潮海無
寧居今之畱以歲月期乎余笑曰余本無名奚
以山之名不名爲哉且天地大也其在虛空中
不過一粟耳而況大滌在天地之間哉虛空木
也天地猶果也虛空國也天地猶人也一木所
生必非一果一國所生必非一人謂天地之外
無復天地焉豈通論耶營寧之生人腹中精神
所照必以爲日月膏液所浸必以爲江河筋骨

所樹必以爲山岳其周流百骸六藏而不見所
窮必以爲四方萬里若是遠也而告之曰一人
之外又有若人者彼不信也人生於天地之間
何以異此人之生也自非甚天以歲月期之固
有積矣計歲月之在人生忽然爾計人生之在
古今亦亡幾爾今以一天地所見一歲月所期
妄計去畱其閒乎雖然大滌誠名山也前乎居
此若我輩者豈無晉郭許二君功滿道備上登
於天蓋世俗所甚慕而大滌之山所以爲名也

由今觀之則今日去晉不猶且暮乎大滌去天
不猶只尺乎我與二君方相從以游相忘以居
而又何慕焉久亦可速亦可爲我燕坐亦可爲
二君沖舉亦可信以爲超然乎哉是歲名至前
三日錢塘鄧牧記

白鹿山房記

大滌洞天發天目盤薄苕溪陽形勢最泐石自
古有道來游來居仙去可數然山中泉石勝處
率多北向向南而勝者白鹿一山爾是山爲大

滌中峯升天壇在上其下石室按舊志晉許遠
游真君作壇鍊丹丹成天下白鹿迎去所以名
山也唐吳貞節天師美文詞與太白齊名嘗搆
石室爲藏書地逮尸解宣城語弟子當還天柱
石室此石室所以著也宋陸永伸王元素朱復
常諸君相繼於此得道著益甚自永伸築舍隸
洞霄官俯仰幾二百年興廢不一大德甲辰沈
公介石住山登覽悽愴追前脩而弗返弔遺跡
其將湮規營高居以待畸士顧土木繁興力有

未暇者於是徐和父贊曰屋無儉奢取足庇風
雨郭文舉其人豈以苦覆爲嫌耶否則食粟而
已納之廣廈奚益乃作數楹石室顛雖門館庖
湑不過具體然前眺天柱後負升天壇龍鳳兩
洞左路所從入棲真洞右望而見之四周山勢
若屏嶂環合下五巨松翼然拱立熏風足以徂
暑愛日足以辟寒雪晨月夜莫茲境爲絕庶幾
方外高躅冃息焉時杭人牧心鄧公適雷山中
孟公集虛與其徒孟公更元甫爲附屋後偏介兩

石若樓船而方將使遂棲隱志鄧氏益命工發
土得奇石五六東偏有窾腹穴趾若丹竈者有
高下聯屬爲壺若刻漏者有圓竅橫貫其首而
頂銳若犀戴角者有若蟻垤蜂房交錯相穿者
西偏則紺碧玲瓏三面環峙儼然罍罍凡廣不
數丈千巖萬壑情狀畢具曠古珍藏坐致目睫
閒則憮而歎曰有是哉夫石山川之精秀融結
翳蔽土壤不知幾何年一旦有識者發之有力
者拔之始得爲人境絕觀與天地不弊人獨無

是秀且精乎日爲情欲之土所翳事物之壤所蔽相發者無識自拔者無力以至於晦昧而終仰望晉唐宋諸君如龍魚如虎鼠如鵬鷄不我相謀曾不若一石之有契也語未旣余適以月夜登山爲余道本末如此且問名屋因命循其本曰白鹿山房復爲記之大德九年乙巳四月望日滌山卑隱錢塘葉林記

元清宮記

元清宮者提點住持洞霄宮事舒尊師所建也曰山素齋接待者何洞霄列齋十有八山素其一而元清隸焉方外士於此而憩也去餘杭而卜築於臨安之錦南鄉者何師生育之地也宮何以曰元清師名元一其徒金公名常清嗣守其業合而名之也晉史所載臨安多金堂玉室仙人芝草漢末從此得道者有之宮占勝其間東拱琴鶴之山西挹石鏡上接九仙天目下連

九鎖天柱南北二溪繇天目發源而合流於獨山如錦爲帶山川獻狀此爲奇絕余雖未涉其地嘗聽師言固已先入夢境宮成師踵門謂余曰吾崎嶇歷落人也自幼無怙無恃熒然出俗遂入道洞霄徐公應時吾祖也一見卽以嗣法相期時生計最薄若謂吾足以振起香火緣者每懼無以副前人期待刻志其所宜學粗克有進職分所在不敢卑庖廩之任歲在丁未被冠裳以來凡道家事如表章科笈手書口誦罔或

弗力首治居室易故而新甲戌洞霄火迫歸

皇元職方之九年爲至元甲申復火數矣夫凡瓦礫化爲金碧金碧轉爲瓦礫又於劫灰之餘使公守私室悉還舊觀當始附時簞食壺漿之奉身非所顧而奔避四外者得以安集吾雖不敢謂功亦良勞止其於吾祖付託初意庶乎無負在洞霄自掌章奏領庫事至宮副住持如歷階然無躐等踰分之想教門職任自杭州路道錄而浙西道提舉住持開元宮凡受 管領道教所

洞霄圖志卷之二
劄投一是前輩講師舉所不知不識媒身嗜進爲
何事慨念錦南故里釣遊遺跡儼存私親劬勞
未報自視欲然諉曰太上忘情可乎因出衣鉢
所儲卽故址剏此道場報本也寥陽殿以奉
三清璇璣閣以禱祠七政舉衆仰祝

聖壽昕夕罔弗欽祀先有祠道紀雲會各有堂三門
兩序具體迨庖福無缺經始於甲午歲落成於
大德己亥棟宇藻麗像設森嚴有山可薪園可
蔬附郭之田可饘粥香燈之費仰田租之入今

天師真人拜 祖庭道由宮閒顧瞻輪奐喜溢
眉宇大書今額以鎮此山命吾開山住持常清
則提舉知宮事甲乙流傳其永無斃初常清與
吾師孫金正韶於是薦貨輸力爲多清自號玉
鑑韶號約山韶物化久吾將於清之次俾周鼎
傳董貴寧又嗣守焉別爲元清派與洞霄派相
伯仲而亞之宮之金穀出納須洞霄提其綱夫
事爲之制乃可經久亡敝然匪託之金石恐久
而遂泯願求文於執事以圖不朽烏乎以師所

述云然非閱歷深識慮周且遠其克爾耶元者
氣之始天得而清用能長上古而不老統萬有
而不宰考之洞天有曰太元司真曰昇真元化
後人名殊庭真館或以元真或以昇元然則合
而名之之義豈無據哉而況陸蓮紀關尹之瑞
香鑪鍾宏景之美於此而致其孝思且地勝得
於不擇殆天子神授者余故樂爲之記至若匠
事計工費爲繕者若干此常事也不書師丁酉
歲二月欽奉

聖旨大護持越二年秋七月欽受提點住持

宣命十二月

鎮遠王奏賜通明養素真卿冠簡法服爲時榮
師老成典刑同衣之士稱爲桂林先生云大德
四年二月己未日翰林侍講學士奉議大夫
知制誥兼脩國史張伯淳記集賢直學士
朝列大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趙孟頫書正
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安祐
額冲靖凝和通妙法師副宮事元和輔教真卿

周鼎傳清真崇教凝和法師提舉知宮事金堂
清清脩明素冲道法師天柱山洞霄宮住持提
點兼管本山諸宮觀事元清宮開山提點住持
通明養素真卿舒元一立石

重建冲天觀記

仁知不能一其性全其樂者爲難勢願不能兼
其力成於久者非易山林也阜壤也其成也毀
也其樂也神者有所不喜又何弊弊焉窮歲月
之力以役於物爲役於物非道也不役乎物亦

豈所以爲道乎百姓不知於日用儒者不離於
須臾而況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觀於山而
千巖競秀有重元之理臨於水而萬派同歸幾
上善之德假物以用又焉往而非道邪冲天觀
者舊創於吳興之別墅水國風高白蘋秋老與
鷺朋鷗侶相期於浩渺閒先祖師蓬山孫公菊
巖龔公清溪周公之志也願煙未愆劫石倏遷
城郭是非幾類華表之鶴塵波清淺無異蓬萊
之舟舍其舊而圖新去諸遠而卽近則大滌山

之門戶有若天開萍水路之往來居然雲集雖
與規規尺寸於塵閉聞異然地非不廣表求其
四平如砥者絕少材木非不勝用亦安能神運
而鬼輸高者夷之卑者廓之榛者闢之窪者盈
之其爲力豈不夏夏乎九難後之入是門而遊
目登斯堂而坐嘯指白雲而邀素月談何容易
哉凡爲工若干歲月爲費若干緡粟姑誌其成
若夫一日必葺是所望於將來之子若孫是所
謂願也非勢也故系之以詞曰 大滌之山兮

峩峩而高大滌之水分涓涓而滔大滌之林木
從拱把至於蔽翳雖濯濯非昔比終能自拔於
蓬蒿今之去地五丈而成九仞其始一簣之勞
嗚呼據梧而瞑杖策而遨盍觀此身以道自名
也當如冑堂之構無如塞路之茅山吾仁而水
吾智小無不具大無不包膚寸扶搖於羊角一
勺膏潤於田毛故凡積以歲月而畢備者寧能
闕然於一毫世之所謂倫理道之所謂功行與
願力有一或闕於天地閒罪將焉逃贊皇公云

泃峯圖志卷六
毀平泉一木一石者非吾子孫所願呵護之力
卻癘鬼於山左移文之靈勒俗駕於巖坳金石
未泐言之必行行之必遠誠不能不望於後之
代庖者也至元二十六年己丑二月望日住山
沈多福記道士孟宗寶書錢塘葉材題蓋

沖天觀記

兩浙山水之勝最東南繇浙江西杭最繇杭西
餘杭最逆天自大溪上十有八里曰洞霄宮者
是爲大滌洞天又餘杭最勝處也未至宮數里

兩山翼道折爲九鎖佳氣盤鬱是以得道士若
晉郭許二真君唐吳貞節暨子虛閣上元同輩
高蹈其閒遺跡具在至今探幽訪古使人儵然
欲仙界九鎖外有山名仁壽氣勢特偉衆山所
宗然荆棘隱翳過者莫之覲至元壬午前知洞
霄宮事周公曰清溪翁得茲地愛甚與其徒張
公漢傳命工鑿三而山趾二百餘丈闢爲夷壤
棟宇之先是宋咸淳閒翁祖靈濟孫先生洎翁
師演教龔先生請沖天觀賜額隸錢塘者建觀

雲溪上尋以難毀至是徙而扁焉四五年間事
未竟二公相先後遺世今主席洞霄沈公介石
爲翁法孫竭力營繕乃完若殿若堂若門廡秩
秩有度空翠入房閣清流入庖廚四山環匝百
木蒼蔚行道者聞鐘磬音而不見觀所在住
山中者聞車馬聲而不見路所自後山益峻則
迂徑以陟蒔花竹待遊觀者其稍平處閒列坐
石可憩其最高鬚圓壇可眺遠攜琴詠詩可以
永日時延方外士居之公暇日輕車往來其談

元理嘗語衆曰地之勝也人居之則榛莽不得
荒吾堦庭豺虎不得闖吾藩牆豈不爲天下安
宅身之安也心居之則耆欲不得榛莽其內利
害不得豺虎其外豈不爲山中隱仙夫善居其
心者亦若居其身爾大滌古洞天茲山大滌所
從發凡居斯者豈盡出晉唐人下必有脫跡塵
滓飛神青冥以不負祖師素願所營與吾中心
所期然後足以符冲天之意衆曰唯牧時過沈
公法孫孟集虛與聞於此遂爲識之大德四年

庚子上元日石室隱居錢塘鄧牧記翰林應奉
文字將作佐郎同知 制誥兼修 國史鄧文
原書登仕佐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柯謙篆
額副知觀事史德芳知觀事俞君玉清修養素
沖妙法師洞霄宮住持提舉兼管本山諸宮觀
事沖天觀住持提點沈多福立石

清真道院記

餘杭西十有八里曰九鎖山逆溪水上左右山
趾相錯行者縈其間前直百步外若斷無路爲

鎖一也迄九鎖山勢差闕直上則爲洞霄宮左
折爲東天柱嶺嶺西北泉石最勝曰青檀山舊
誌載月窟冰壺鏡潭試劍巖湧翠石壁悉在茲
山爾宋咸淳閒前知洞霄宮事凝神朱先生以
先世諸墓在作祠山陽先生歿至元己丑其徒
沖逸孫法師與其孫今靜逸法師舒公闢而廣
之曰清真道院爲屋凡五六十楹而門廡殿堂
齋閣庖廡咸有法度松杉垂陰花卉迭芳白晝
無聲不類人境大門內流泉所直則發石磴址

四周若牆趾坎爲方池畜金鯽百數扣欄檻悉
至取食山下飛玉泉懸瀑數仞自是出也歲庚
子余過舒公憩署於此相與觴詠爲樂暇日登
高指余諸山慨然曰宮西南爲伏虎巖晉郭文
舉隱也西昇天壇許遠遊冲舉也其下石室唐
吳貞節仙去瘞書劍也北大滌洞則暨子虛得
道長往與吾遠祖元同先生築室後入茲洞以
達華陽也神仙者學雖由內鍊亦山川之靈發
之俯仰千歲風氣不殊誠有作者豈遠遜晉唐

人哉奈何畱連光景醉而生夢而死者比比皆
是百年榮華與化俱盡千劫流浪其憂無涯何
不運靈旗孕火芝回風返景於寸田尺宅之間
馭氣飛神於清都紫微之上而與數君子相視
一笑若是則內不負乎先外不愧吾大滌洞天
其可乎余曰唯大德四年庚子七月錢塘鄧牧
記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
舉趙孟頫書翰林侍講學士奉議大夫知
制誥兼脩國史張伯淳篆額洞清明道冲逸

法師舒自得立石

來清道院記

院以來清名不忘舊也舊隸名族不易姓而居之舊扁名堂不易字而新之益以水蓋源源而來欲常見也來杭者道喬木來山林者樂一丘一壑之二者不可得而兼其來尚矣今之幅巾杖屨徜徉九鎖閒冥心而遊幾與漁樵分席農時課藝左右田園家假寐而遊又與寒賢諸巖壑相揖讓人生行樂耳况朋來不遠若以此爲

贅亦何往而非蘧廬也一日必葺是不可以不記環園池數十畝禽蟲魚鳥詵詵濯濯於竹煙莎雨之外春之來又不可以數記也庸非異時朱紫連牀粉黛列屋之舊乎仕宦而歸故鄉經幾盤折則視陰已晚矣吾儕坐而食行而嬉不勞而得此其可不知所自來從而稱之曰來清非此清不足以披襟非此清不足以濯纓非此等談論不足以賞會殿鑪日永薰風南來埜池波定明月自來兩山排闥又不待折柬招也聖

人云既來之則安之敢書此以諭來者元貞元年乙未二月望日滌山隱人錢塘葉林記并書前嘉興路道錄史守源題額通元沖妙清微法師史德芳立石

集虛書院記

杭孟法師字集虛築室茗溪上爲讀書地以其字扁之余聞老氏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知虛者萬有所從集也竅虛而風集坎虛而水集谷虛而雲集室屋之虛也人集焉天

地之虛也日月星辰山河草木羽毛鱗介集焉孰謂吾一心虛而不爲道所集乎然心之爲物可得見而此不可知故虛者每爲異物所窒恍兮忽兮者將弗集矣一心無樊攻焉者衆喜怒哀樂毒其內是非得喪寇其外欲斯須之虛有不可得者若是求道亦擊鼓而求唐子也吾孟師不然師儒者而寄迹道家流爲詩文咸有法度鍊元養素九鎖山中齋居者三年既乃爲世

故役弗遂其志戚戚然惡之所蓄書數千卷將
室成而藏焉且與方外奇士遊居講習於此所
得殆未可量然余謂師無志於道則已苟有志
書亦累也比見世讀書者四方萬里無所不通
上下數千載無所不聞歸而求其本心則虛焉
者寡矣聖人之道遂爲絕學可歎也願師悉棄
所蘊於無何有之鄉然後卽方寸之地朝而闢
焉暮而滌焉使介然之有不得累乎其中師益
矣顏子始好學終坐忘惟道集虛蓋深造自得

之妙顏何人哉大德三年己亥正月錢塘鄧牧
記會稽戴天錫書天台柯謙題額法弟道士史
景仁立石

洞霄圖志卷第六

此處為一空白框，可能為原書中因故遺失或模糊不清的內容。

天地氣鍾江山靈炳述紀所由者爛然星陳述軒轅

期汗漫遊何人躬接茲賞大滌洞天自漢來世名

金錄道顯兀兀棲真牝谷之士執青節駐鶴裝德

泯絕歷歲既久不能縷緝住山介石終日乾乾定

為洞霄志委心雲孫孟集虛攀逸途顧中峯漸磨成

在宿心遂矣便便夸毗之子悠悠白頭名利盛衰之

咄咄誰曷由纂懿流光於斯為盛冑堂冑播弗棄

矣後之八後之人不越印救不亦宜乎大德乙巳

至前三日大滌隱人錢塘本山葉林儒藻父謹跋

此山三日大霧無人能辨本山人亦曾遊之
大霧三日大霧無人能辨本山人亦曾遊之
大霧三日大霧無人能辨本山人亦曾遊之
大霧三日大霧無人能辨本山人亦曾遊之
大霧三日大霧無人能辨本山人亦曾遊之
大霧三日大霧無人能辨本山人亦曾遊之
大霧三日大霧無人能辨本山人亦曾遊之
大霧三日大霧無人能辨本山人亦曾遊之
大霧三日大霧無人能辨本山人亦曾遊之
大霧三日大霧無人能辨本山人亦曾遊之

十洲有志存而勿論可也如洞天福地固在職方之
內而雲笈之書不過舉其凡目或閒見於郡國圖誌
又語而不詳其瑰偉之觀靈異之蹟湮沒於雲煙縹
緲林麓莽蒼閒者何限亦博物洽聞之士所病也况
大滌之境爲東南最集虛孟尊師患紀載之闕承師
命撰洞霄志俯仰採拾彙成六卷語詳事核而大滌
之勝於是乎大備余竊讀而有感焉茲山自東晉而
名漸著往往皆遺世絕俗者於焉逍遙迨宋中葉而
後琳庭瓊館始崢嶸甲於一方而主領茲山者亦名

秩便蕃矣今又際遇

國朝崇獎元教龍光赫奕其聲華氣槩視昔日為尤

盛然而昔之所謂霞舉之流顧迺淵潛而不露何耶

豈果山川風水旋轉有時耶抑亦神仙混跡人間固

未易識也當俟暇日青鞋布韞往扣雲扃試酌蛟亭

之水酌山靈而問之上章闡茂中元台李洧孫跋

又謂而不若其與朝之應靈異之說戰戰於雲雲
內而雲雲之書不極舉其八目更聞其外惟因圖
十則有志於而於歸何也或曰大瀛州固台都文

